

删人快语



上海译文出版社
姜建强译
《低欲望社会》
[日]大前研一著

“低欲望”危机
□房伟

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是一本几年前轰动日本的社科书籍，引发人们对于东亚发达国家社会形态反思，更是一本让人们思考“如何去生活”的书。作者是工科男，专业是核工业，曾就读于早稻田、东京大学、麻省理工这样的世界名校。他毕业后，先在著名管理公司麦肯锡任职，不知为何，辞职成了咨询师，给大企业“出主意”来谋生。他年纪不小，阅历丰富，在经济和科技领域都有建树，更难得的是，他对日本社会的“危机洞察”非常敏锐，尽管开出的方案，还值得商榷，但“低欲望社会”这个标签，可以说戳中了东亚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痛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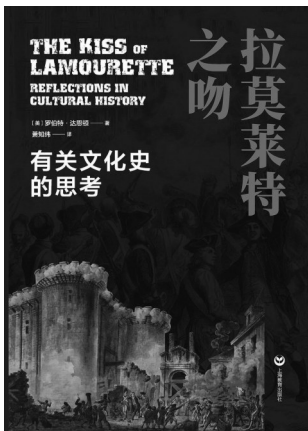
宅男宅女，壁男，食草族、断舍离、极简生活、社恐等日韩时髦词汇，都能看到“低欲望”的后果。近些年，中国社会似乎也出现了年轻人“躺平”的情况。“三和大神”“废柴青年”等称呼，也能看到大前研一“低欲望社会”理论的影子。当然，大前研一首先还是针对的日本现状。他其实讲出很多当代日本人心中的困惑，奋发进取的“明治之子”“昭和男儿”，怎么就变成“平成废物”？作为一本社会学普及性读物，作者语言平实，没有多少专业术语与故弄玄虚的扯淡，但谈的问题很尖锐，有数据，有图表，有分析，也有预测。这本书的主要任务，也是提出问题，而非是解决问题。当然，问题的解决，更是一个困境。

这本不太厚的小册子用“美丽的衰败”总结日本社会低欲望问题，颇有几分文学气息。作者犀利地砍向了社会问题几把刀。第一把刀是“人口结构”，作者提出日本最大问题是“人口减少”，人口结构也发生变化，日本劳动人口每年40万—60万的速度在减少。“食草化”年轻人颓废躺平，“选择不拥有”成了理直气壮的理由，反而老年人都是“活力满满”。作者指出，日本是长寿国，据2013年的数据，女性平均寿命86.1岁，世界第一，男性80.2岁，世界第五位。老年人不仅身体好，且热爱工作。现在，中国老年人也变多，平均寿命也在延长，但情况有些不一样，年轻人虽然部分躺平，但大部分仍努力工作，部分退休老年人生活比较轻松，但有些老年人还苦苦挣扎在生活里，如城市随处可见的“银发保洁”。

第二把刀是对安倍执政时期政策提出批评，比如，安倍保守的移民政策。“一亿总活跃”的刺激消费和就业的改革，也存在很多缺陷。扩大女性与老年人就业，普及同工同酬，也很难刺激消费。刺激消费，就是刺激欲望。作者甚至认为，美国是高欲望社会，日本是低欲望社会，在日本，老年人的消费欲望，其实和年轻人一样低迷，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只能拼命攒钱。日本的储蓄率很高，1700亿日元存款，大部分属于65岁老年人。社会出现大量“人走了，钱还很多”的状况。年轻人不想买房买车，不想结婚生子，只想攒钱。30岁日本人就开始存钱。日本核心消费人群变成“单身贵族”，而不是想买房车、组织家庭的青年男女。有趣的是，作者给出低欲望青年日本生存最大依靠，就是随处可见的便利店，几个饭团就能果腹。最低消费5百日元(大约23人民币)就能活一天。这无疑让人反思。

第三把刀，作者砍向日本“教育问题”，特别是“大学教育”。这对我们也有警示作用。他指出日本大学过多过滥，文部科学省缺乏改革锐气，学生和教师热衷死记硬背“显像管电视机”式落后教育。要减少大学数量，加强职业教育，特别是激励学术创新，适应高科技时代发展，培养挑战世界的优秀人才。作者还举荷兰农业和德国职业教育做例子。

本书还提到房价、消费降级、女性婚恋观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影响社会欲望的重要因素。尽管，大前研一提出了很多对策，比如，鼓励移民、降低房价、科技创新、大学教育转型等，但看起来这些办法，似乎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近些年来，日本御宅族情况愈发严重。2019年，日本农林水产省次官熊泽英昭，不满44岁长子熊泽英一郎长期啃老，竟持刀将其杀死，再次暴露了问题的严重性。相比而言，中国自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社会主流心态是提倡奋斗的社会环境，但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经济结构压力，我们也正在面临困境。如何摆脱困境，需要更多有识之士深入研究，无论如何，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上海教育出版社
萧知纬译
《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
[美]罗伯特·达恩顿著

青史凭谁定是非
□陆远

不夸张地说，罗伯特·达恩顿是美国当代声名最显赫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履历由一串耀眼的光环构成：牛津大学博士、哈佛大学“大学教授”(哈佛给予教师的至高荣誉，退休后仍为其终身保留办公室)、图书馆馆长、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会会士……他也是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法国史研究专家之一。中国读者对达恩顿应该也不陌生，他几乎所有的代表作都已有了中文译本。

即便这样的大学者，也曾经历被退稿的尴尬。那是19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200周年前夕，达恩顿受邀为《纽约时报》撰写一篇专稿，向当代读者介绍这场改变历史进程的伟大事件。交稿几个星期之后，邮差送来了退稿信，编辑给出的理由是“写得太复杂，对读者的期待太高”。这件事给达恩顿带来不小的困惑，“我们能同古人对话，却不能让今人倾听。在那些摩登男女的眼里，我们枯燥乏味，迂腐老朽……难道我们这些职业历史学家就无法跟一般读者沟通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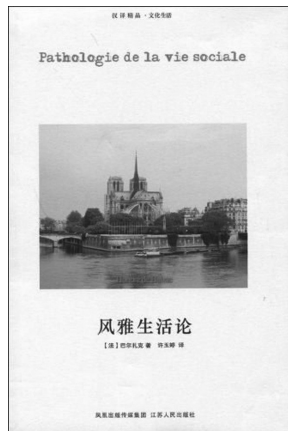
“怎样才能让一般公众对我们写的东西感兴趣呢？”达恩顿用《拉莫莱特之吻》给出了自己思考的结果。

拉莫莱特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位神父。1792年7月，正当法国国民议会的资产阶级代表们陷于唇枪舌剑、你死我活的相互攻讦之际，拉莫莱特提出了一个解决分歧最柔软的方法，那就是爱，用博爱精神弥合创伤，求同存异。他的建议立刻得到响应，代表们相互拥抱，发誓要情同手足。革命得到了挽救，但保质期却不到半个月。两周之后，法国陆军部一位旧军官被巴黎市民割下头颅，人们还抓住了他的女婿，押着他和岳父的头颅一起游街。如果说，拉莫莱特之吻代表了温情与博爱，那么巴黎街头的那一幕就是血腥与暴力的噩梦之吻。达恩顿试图通过这种对比告诉我们，历史事件仿佛万花筒，不同镜面折射出的，是一幅幅既相关又冲突，既联系又对立的画面，这些画面彼此交织，形成一幅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图景。对于热衷于探究历史的人来说，这既是警示——提醒人们不要因为探知了某一方面的真相就洋洋自得；也是激励——告诉人们即便那些“老掉牙”的历史议题，依然有无限空间可待发掘，让普通人读来也趣味盎然。

正如其副标题揭示的，《拉莫莱特之吻》是一部反思文化史的学术随笔集。在作者看来，好的历史研究就是要“深入历史资料探索其与周遭环境的关联，在文本与其文义格局之间来回穿梭，直到清出一条道路穿越陌生的心灵世界”。历史上的每个个体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诉说属于那个时代的故事，今天读者觉得有隔阂，是因为没有设身处地地进入前人的生活世界。因此，“看不懂一句格言、一个笑话、一个仪式或一首诗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其中必有通幽的曲径。在文件最隐晦之处挑三拣四，或许能够解开闻所未闻的意义系统，这样的线索甚至可能引出令人啧啧称奇的世界观”。于是，达恩顿从“拉莫莱特之吻”这一文本的“幽暗处”带读者们进入历史，举凡影视剧中的历史叙事、新闻与出版、书籍和阅读的历史、思想史、观念史、心态史、历史与人类学、历史与文学、历史与知识社会学等等，皆有关照，其涉猎之广，反思之深，令人佩服。

作为当代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重镇和阅读数研究领军人物，达恩顿围绕这两个主题展开的思考尤其精彩。比如，他主张从社会整体价值观念巨大变革的角度，理解法国大革命在人类现代历史进程中独一无二的意义，“这场大革命标新立异的地方实在太多，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这跟我们所奉行的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理念是如此背道而驰”。比如，他花了很大功夫搜集整理过去几个世纪中的藏书目录、征订启事、销售清单和书信、日记、图画等大量资料，描绘了一幅欧洲近代阅读史的画卷。

达恩顿特别看重历史叙事中对“意义”的阐发，在他心目中，人类对意义的需要，就像吃喝一样是最基本的。这倒不是说每个普通人都会像哲学家一样思考问题，而是说在他们衣食住行的背后，蕴含着一整套对人生与世界的理解，也许本人习焉而不自知，而此时那些令人激动、富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就应该有这样的敏锐，挖掘出事件背后前人所经历和体验的人类的生存状况。其目的只有一个：理解生活的意义；不是徒劳地寻找对这一伟大的哲学之谜的终极答案，而是从几个世纪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探求和了解前人对此问题的回答。



江苏人民出版社
许玉婷译
《风雅生活论》
[法]巴尔扎克著

何为风雅生活？
□蒯乐昊

如今，在生活的压力面前吐槽自己满身“班味”的年轻人，读到巴尔扎克的《风雅生活论》，应该会心有戚戚焉，“劳碌生活的主题没有变体。人用双手劳作，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变成一种手段……由劳动组编起来的人，和蒸汽机一样，全都是一个模子生产出来的，毫无个性。工具人是一种社会零，如果前面没有数字，再多的零加在一起，都得出一个数目。”

在巴尔扎克的连珠妙语里面，生活，无论是文明的生活，还是野蛮的生活，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休息，为了摆脱劳作，但绝对的休息又容易导致忧郁，于是有钱有闲有资本休息的人，就过起了“风雅生活”——所谓风雅生活，从本质上来说，即一种活跃休息的艺术。自己欠了一屁股债的巴尔扎克得出令人心碎结论：习惯劳动的人，就不能理解风雅生活。要时髦，就必须不劳动而直接享受休息，也就是说，应该中个四合彩，或者是百万富翁的儿子或亲王，捞个闲差或兼差。

巴尔扎克在两百年前就代厌恶上班的年轻人道出了心声。1821年，巴尔扎克还是个22岁的毛头小伙，他写信给他情义甚笃的妹妹劳尔，信中激动地写道：如果我有个职位，我就会疯掉，而马卡尔先生却要找活人。我或许会成为一名职员，一台机器，一匹每天跑上三四十圈的畜力马，按时喝水、吃饭和睡觉；我将和其他人毫无两样。如此围着磨盘转，日复一日重复同样的事情，人们居然把这叫作生活？

很可惜，巴尔扎克出生于中产家庭，没有世袭的富贵，也不是贵族后代。父母希望他学习法律，但在巴尔扎克认知的阶级序列里，法官、律师和公证人虽然比普通劳工强一些，但也不过是仪器上的抛了光上了油的齿轮链条而已，貌似体面，但思想不自由，又缺乏创造力。从法律学校毕业后，他不顾父母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为了早日暴富，实现阶层跃升，过上可以活跃休息的风雅生活，他写流行小说，自做出版、办印刷厂、铸字厂，出版名著丛书……事实证明，他不是经商的料，他所有创业梦统统宣告失败，从此债台高筑，被拖累了一生。

《风雅生活论》最初是具时效性的报纸文章，应《时尚报》约稿而写，其目的是让读者一窥名流生活。但巴尔扎克在这种风尚论文里塞进了他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后一系列社会变革的观察，“尽管1789年运动明显地改善了社会秩序，而财产不平等必然造成的弊端却以各种新形式死灰复燃。在可笑的衰落的领主阶级之后，我们不是迎来了具备金钱、权力和才能的三重贵族吗？这个贵族阶级，尽管完全合法，民众受到的压迫却并未因此而减少，因为金融贵族、官僚机构以及作为能人们进身之阶的报纸和法院的网络还压在民众头上呢。这样，法国通过恢复君主立宪制，肯定了政治平等的谎言，结果不过是使罪恶更为普及而已；因为我们的民主，是富人的民主。”

这篇文章发表于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才刚刚过去三个月，但这种批判性的洞察，直到今天仍没有过时——巴尔扎克对社会阶层性不公的反击方式是，过一种创造性的生活，他一生极其高产，在他看来，只有艺术家才可能同时兼顾劳作与风雅，艺术家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或者说，按自己的才能来生活。

讽刺的是，1883年，法国文学家协会为纪念巴尔扎克，决定出资为他雕刻纪念像。第一位雕刻家忙活了8年，还没来得及完成任务就去世了，接盘侠是雕塑大师罗丹，罗丹为这尊雕像又忙活了7年，前后做了近20尊巴尔扎克像，几易其稿，最后定版，是一尊青铜巴尔扎克，头发凌乱，身上裹一件潦草邋遢的睡袍，罗丹想表现《人间喜剧》的作者因躲债而隐居，夜深人静时被文思激发的场景，完全不顾这位《风雅生活论》的作者是如何鼓吹羊绒、丝绸，上好衣料和考究服饰是如何烘托出一个人的灵魂。巴尔扎克本人可能极不愿意以这副衣衫不整的面目示人——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风雅是时代的产物。罗丹完成巴尔扎克雕像的时候，距离巴尔扎克《风雅生活论》发表，已过去了70年；距离巴尔扎克辞世，也过去了半个世纪。1900年前后的法国，已经是现代主义的天下，落拓不羁正在成为新的风雅。